

复盘“最强春节档”：电影牛劲何来

本报记者张漫子、张洁茹

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的音乐剧《在远方》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首轮巡演日前圆满收官。该剧遵循艺术的创作规律，以小人物的心灵成长折射大时代的精神图谱，将音乐剧现代性、流行性的元素与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故事、创新的中国表达相结合，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剧创作提供了新经验。

抒写时代，凸显现实底色

音乐剧《在远方》改编自斩获2020年“白玉兰”4项提名的同名电视剧，将54集长度的剧情浓缩为两个多小时的舞台表演，更集中展现原作中的友情、爱情与亲情，并且通过音乐向观众传达奋斗者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展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巨变。

北京演艺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音乐剧由编剧申捷操刀，作曲家、制作人金培达任音乐总监、作曲，导演肖杰执导，制作人张筱真担任作曲、编曲。在剧中，青年演员、歌手阿云嘎饰演主角姚远一角，并参与音乐剧作曲。

《在远方》的“快递”故事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正值改革开放风生水起的年代。主人公姚远是民营快递业发展初期的一个代表，当初的民营快递属于违法行为，常受到邮政部门的严密稽查，每一单生意、每一次出门，都充满艰辛和东躲西藏的不确定性。该剧的故事就从“黑快递”姚远躲避稽查的故事说开去，以他的经历为主线，折射出20多年来中国人的勤劳、敬业创下的一个个奋斗奇迹。

为打磨剧本，让这个跨越二十年的故事让观众信服、有吸引力，主创团队多次深入快递业一线采风，体验快递小哥的日常生活。为了演好快递小哥，阿云嘎曾跟随快递员体验生活。“当每位快递员出现在你家门口，他们亲切的笑脸背后，可能是杂乱无章的仓库，需要一单单分流、一通通打电话、一家家送快递。记岔楼层、跑错地方、看别人脸色都时常会发生，而用日复一日的耐心去完成工作的快递员，何尝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凡人英雄。”阿云嘎说。

《在远方》并未以宏大叙事展现中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而将视角对准发展背后的主体——基层快递员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生活，以既有时代感、又充满烟火气的细节触动观众内心。“干着最着急的活，住在最黑暗的角落”歌词虽是当年快递员生活的写照，但“我们要冲上云天不回头，不再留恋，总有一天离开的地方”并不低沉的旋律和雨中群舞则将快递员这一群体的乐观豁达与顽强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

顺丰快递员代表邓兴斌、刘付奇等2月26日观看了演出，被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感染。几位快递员表示，《在远方》的故事真实反映了他们的“快递生活”和梦想，“快递道具从一开始的推车、板车，到传送带，最后是半自动装置……故事细节和场景的还原，都太真实了。”

创新表达为原创音乐剧注入活力

大幕拉开，巨大的钢铁货架、原木色的快递箱共同搭建出了《在远方》富有粗犷美感的舞台。印着“青春”的文化衫、布景复古的地下室，迅速把观众带入那个快递行业方兴未艾的年代。作为高度综合的舞台艺术，该剧的主创团队在时代感的营造等多个方面做了创新探索。在音乐剧《在远方》中，一群鲜活的人物，悦耳动听的歌曲，青春勃发的歌舞演绎、创新的舞台设计，构成了剧作鲜明的辨识度。

“远方在哪里？”“远方是什么？”由阿云嘎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何处是远方》阐述了他对青春、理想、奋斗的理解：“人生在世界，都要守护一个梦想。何处是远方，在心里还是想去更远的地方。”剧作不仅以音乐抒情、以歌曲塑造人物，还利用音色和音域的变换体现人物角色之间的差异，在歌舞的演绎中体现戏剧冲突。

相比通常华丽多彩的配乐舞台，《在远方》的舞台设计匠心独运，恰如其分地贴合了剧情：极简的舞台空间，裸露的钢架结构，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工业的美感”。从漏雨的地下室小屋、巨大的钢铁货架，到原木色的快递箱、新世纪的快递传送带，流露出浓郁的时代气息。流畅的场景转换更清晰地呈现了我国快递业20年来的发展历程，使观众看得到历史，感受得到时代变迁。

小切口折射大时代传递感人力量

“聚焦小人物，致敬大时代”是《在远方》的核心主题。该剧以小见大、由点及面描绘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画卷。北京演艺集团总经理助理、《在远方》制作人董宁说：“我们这次探索贴近了时代，贴近了观众，贴近了现实生活，希望通过《在远方》这部剧能为致敬小人物，致敬大时代的表达树立典范，传递感人力量的力量。”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剧中的快递小哥始终在奔跑，向着远方。光明日报评论称，“奔跑”充满隐喻与象征，蕴含着实现价值的明朗意象，与全剧的题旨内核“远方不是脚到达的地方，而是心超越的地方”形成辉映，追梦路上步履不停，这片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会有明媚的阳光。

阿云嘎说：“音乐剧《在远方》讲述的是我们的父辈所经历过的时代，他们用勤劳、敬业创造的奇迹值得文艺工作者书写。眼下，有不少根据外国剧本‘汉化’而来的音乐剧，可它们终究欠缺了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特色和情怀。希望我能继续通过原创音乐剧的形式，为奋斗在理想道路上每位平凡的英雄而歌唱，用音乐传递更多勇气、自信和能量。”

观众称《在远方》的创新和突破为原创音乐剧注入活力。观众石竹说：这部剧适合全年龄观看，其中既有热血的拼搏历程，有诙谐的搞笑段落，有纯纯的恋爱悸动，有动人的催泪情节，将“以歌叙事，以舞抒情”发挥到了极致，让我们看到了国产音乐剧的新突破。



2月17日，观众在北京前门的保利国际影城观看电影《你好，李焕英》。新华社记者陈钟昊摄

同观影群体的多元化需求。

《你好，李焕英》以笑中带泪的温情故事取胜，《唐人街探案3》延续悬疑+喜剧风格，《人潮汹涌》在荒诞幽默中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刺杀小说家》实现动作和奇幻元素相融、现实与小说世界并行，合家欢动画片《熊出没·狂野大陆》作为春节档常驻选手体现出IP系列的逐渐成熟，中国风的《新神榜：哪吒重生》推陈出新，《侍神令》通过成熟的工业化制作展现了绝美的东方奇幻世界……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说，2021年春节档是集束式的电影“大爆炸”，供给丰富多样，影片叙事、视效和情感表达均在线，彰显出中国电影多样化发展成果。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认为，国产电影的叙事能力显著提升，本土化特征明显。如《你好，李焕英》讲述了具有中国现实

风格的故事，《唐人街探案3》创造出自有的叙事模式，《新神榜：哪吒重生》拓展了中国电影超级英雄的叙事空间……

“中国电影市场在今年春节档显示出的巨大爆发力，与中国电影人近年来扎实的内容创作、电影产业全链条的不断成熟是分不开的，也预示着中国电影产业持续加速跑的巨大潜力。”张宏说。

新力量：新生代全面崛起

比“最强春节档”更令人振奋的，是电影新生代力量的崛起。

“青年电影人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绝对主力，这也是重视电影人才培养的结果。”胡智锋认为，以陈思诚、路阳、贾玲等为代表的青年导演，用高品质、高完成度的成熟状态，撑起了这些堪称“现象级”的电影大片。

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看来，年轻导演取得超高票房，凸显新一代的感召力。

在人才力量之外，技术力量也让人瞩目。中国电影视觉特效技术有了喜人的进步，虚拟制作、数字生物和类人角色方面有非常大的突破，且由中国自己的特效公司完成。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智勤说，《刺杀小说家》《侍神令》等电影显示了工业水准和内容创作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表明中国电影正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孝汉指出，2021年春节档已构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具有里程碑意义。在火爆之后，更需要冷静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继续以人民为中心，以观众为中心，促进中国电影不断发展进步。

腰部扭伤，但几天后依然坚持站着用英文发表了半个小时的讲话。后来伤痛加剧，以至于每次下床都十分艰困。

虽然张静就住在叶先生卧室的隔壁，但叶先生从不喊张静协助，每次下床都坚持自己在床上挣扎良久。张静禁不住跟叶先生提“意见”：“人家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您为什么还这般客气？”叶先生却说：“我自己能做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

前年，叶先生又因患肋间筋膜炎，十分疼痛。所以开头有几个晚上，张静在叶先生家中陪护。“先生看到我就说，你孩子和老公都在家，我偏偏得了这个病，你不能陪他们还过来陪我，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

“先生在疼痛缓解后，首先想到的竟是我们。可见他情感的真挚、细腻、丰富、深邃，才能够解读出古典诗词中一般人看不到的那种深细之美、幽微之美。”张静感叹。

对于叶嘉莹的意志力之强大，连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都说，叶先生是凭着对于理想和事业的执着战胜病痛的人。

即便现在，97岁的叶嘉莹，依旧是自己能做的事绝不让阿姨帮她做。

叶嘉莹是一位极度自律的人。张静说，她从未见过先生跷二郎腿，跟人谈话的时候也永远是正面直视。“先生的许多生活细节值得我们去学习。”她说。

严于律己、诚恳待人，叶嘉莹对治学也从来一丝不苟。张静记得，在一次修改文稿时，稿子虽然已经改了五六遍，编辑那边已经排版了，但叶先生还要修改一个字，我们还得再撤再修订。“她对于文字特别认真、特别较真。”

如今，叶嘉莹每天仍要继续工作。“叶先生一直很急于把他生平所做的，还有留下的重大影响、贡献，后人可能会比我们这些跟她同一时代的人看得更深。随着时间的拉远，随着不被时代既有的经验世界所影响，她将影响更多的人。”

“一树猩红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

对张静而言，叶嘉莹还有另外一面。张静回忆，7年前的夏日，叶先生在家中收拾回国装箱的资料书籍时，不慎摔倒，

先生，叶嘉莹

大学著名的汉学家陶海玮教授合作研译中国诗词。至60年代末，叶嘉莹到加拿大温哥华，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

然而，本以为可以安度此生的叶嘉莹却再次遭遇大不幸：1976年，她的大女儿与女婿在一次车祸中罹难。叶嘉莹含泪写道：“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丧女锥心后，叶嘉莹开始寻求还乡之路。

1978年暮春，叶嘉莹在报纸上看到内地的学校需要教师，即刻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申请信，希望不要任何报酬回国教书。一年后，她的申请得到批准，受时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李霁野的邀请到该校执教。叶嘉莹在长诗《祖国行》里写道：“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何时已。”

之后的几十年间，叶嘉莹以诗为约，与中国求诗若渴的年轻人们一道探索古典美的殿堂。

如今，90多岁高龄的叶先生仍未停下爱诗的脚步，还捐出3500多万元支持中华优秀传统诗词研究。她用一生培养了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人才，也正如她所说：“我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诗词。”

“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

叶嘉莹说，诗歌的价值在于滋养精神和文化。“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往往是用生命谱写诗篇、用生活实践诗篇，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了出来，千百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力。古典诗词凝聚中华文化的理念、志趣、气度、神韵，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

从这个精神家园中，她获得了力量。

中国聚焦

“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不久前，叶嘉莹获得2020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给予她的颁奖词如是说。

生于乱世，21岁便开始教学生涯，从中国到美国、到加拿大，再到回国，执教70余年来，叶嘉莹播撒着中国诗词的种子，一生与中国古典诗词“恋爱”。她说：“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下一代人。”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何时已”

作为中华古典诗词大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面对漂泊动荡也好，人生苦痛也罢，叶嘉莹都用整个生命吟诗、写诗、传诗，并用曾经支撑自己走过苦难的诗词来反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

1924年，叶嘉莹出生于北京察院胡同一个书香世家，她名字中的“叶”来自“叶赫那拉”。叶嘉莹虽生于乱世，却从小受到良好的中华传统教育。白先勇评价叶先生身上拥有一种“天生的华丽”。

读初二那年，七七事变爆发。尔后，年少的叶嘉莹经历了丧母之痛，一连写下八首《哭母诗》。叶嘉莹在辅仁大学国文系就读时，师从诗词大家顾随先生，从此与诗词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1948年冬，叶嘉莹结婚，并随丈夫前往台湾。“那时候我以为很快就可以回来，所以随身只带了简单的行李。”想不到，这一走，却别离故土几十载。

在台湾的那些年，叶嘉莹的丈夫被卷入“白色恐怖”下狱后，她靠教书承担起养活一家老小的重担。后来，叶嘉莹开始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执教，白先勇、席慕蓉等一批现代著名作家、诗人成为她的学生。

上世纪60年代，叶嘉莹从台湾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讲学，与哈佛

歌颂凡人英雄，国产音乐剧迎来新突破